

滿族是中國第二大少數民族，歷史悠久，其淵源可上溯到距今兩千多年的古代東北民族肅慎。隨着歷史的變遷，同很多少數民族一樣，滿族文化從風俗習慣、文學藝術到語言文字等都幾乎處於全面消失中。據調查，目前在中國一千多萬的滿族人口中，會說滿語的不足百人，精通滿文者不過20人左右。作為滿族文化的最後一顆滄海遺珠，三家子村坐落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裕縣，是中國唯一保留着較完整滿語口語的村落，建於清朝康熙年間，擁有三百餘年的歷史，被譽為世界滿語語言的「活化石」。

專家考證，康熙年間，駐齊齊哈爾水師營的戰士計、孟、陶三家最先定居在這裡，該村也因此得名，後又陸續遷入關、吳、富、趙、白等滿族姓居民。早年，村裡全是滿族人，居民只會滿語不懂漢語。後雖有極少數漢族、達斡爾族人移入和通婚，移入的其他族人也隨着村民說滿語。

地理偏僻 反成保護屏障

三家子村成為中國目前滿語口語的最後遺存地，原因與其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關係。三家子村三面環江，地理位置偏僻，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修了通往縣城的土公路。與世隔絕的封閉，使之形成一個「島村」，客觀上為原有的語言設立了一道天然保護屏障，讓這個滿族古村還保留着傳統的滿族習俗和純正的滿族語言。

直至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多民族雜居，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三家子村的滿語使用環境，以及與漢語群體的頻繁接觸、交往，亦造成村中滿語使用的急劇退化。

如今的三家子村，紅磚瓦房整齊排列，家家院內拴有奶牛，房前後半糞堆成小山，這是個典型的奶牛

養殖專業村。但在村裡仔細探尋，還能看到一些富有滿族特色的老房子，滿族傳統民居的煙囪建在房屋的外面，當地人稱「耳煙囪」；窗戶開在房屋的西山牆上，而屋內的三面火炕中，也以西面火炕最為尊貴。

村民計紅岩家裡如今還在使用的有百餘年歷史的滿族「炕琴」（裝衣物和被褥的櫃子）和轆轤水井以及不用了的風車，家中記載着十四代傳人的族譜也是滿漢文對照的，至少有160多年的歷史。然而，「像這樣的滿族老物件，村裡已經非常少了。」村中的老人說，以前村裡還有一些滿族婚喪嫁娶的風俗，現在也都沒了。

梯級教學 聘傳承人授課

作為滿語研究的「活化石」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三家子村即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，日本、德國、丹麥、意大利、美國、俄羅斯等國家的學者紛紛前往考察。黑龍江大學滿語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趙阿平教授認為，如果不加以整理和保護，民間的滿語口語交流將在5至10年內消失。為此，無論專家學者，還是當地政府和村民，均盡最大努力延續着滿語的生命。

2006年，富裕縣投資280多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



■三家子村村口石碑。

在三家子村建立了內地首家滿語學校，在小學開設滿語課程，並在學校旁設立滿族文化博物館，推動滿語語言和文化的傳承和發展。同時，該縣又與黑龍江大學建立了滿語教學接力模式，即在三家子小學畢業的滿語學生，可以到黑大附中繼續學習滿語，成績優秀的可以直接接受黑大的滿語本科、碩士、博士生教育，使滿語的保護與傳承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。

2010年，16位尚能用滿語交流的老人，被聘任為三家子村的首批滿語傳承人，每人每月會獲得200元補貼。一旦其中某位傳承人去世，則在村中再選滿語口語較好者進行補充。這些滿語傳承人會在滿語傳習所內幫助年輕人學習滿語，或定期去滿語學校給學生上課，為他們糾正發音、傳授滿族文化知識。

在16位傳承人中，除了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，就屬83歲的孟憲孝的年紀最大了，也對滿語口語的掌握最好。孟憲孝說：「每次給孩子們上課、交流，就看到了希望，滿語的未來就靠他們了。」年長的傳承人認為，要讓相對年輕的、有基礎的傳承人更好地掌握滿語口語，現已迫在眉睫。

千年族語瀕失傳 能言者不足百人

黑龍江三家子村 中國滿語活化石



■三家子滿語學校教師石君廣給學生上滿語課。資料圖片

滿語小學培養未來希望

三家子小學的校名，用漢、滿兩種語言在校門口書寫着。這是黑龍江省唯一開設滿語課的一所小學。

走進校園，「傳承滿族文化從我做起」標語十分醒目，牆壁上還掛着16位滿語傳承人的畫像、名字和出生日期。走廊裡，展覽着學生製作的滿語手抄報；教室的櫥櫃裡，則陳列着由該校滿語老師石君廣等人編寫的《小學滿語教材》及其最早的手寫版本。

「這套教材一共六本，分別適合一至六年級的孩子。其中，一、二年級的學生主要學習滿語的基礎日常口語，

三年級起學習滿文的書寫，從字母和單詞開始，到了四、五年級的時候學習滿文的基礎語法」，石君廣說：「經過系統的學習，六年級的學生就可以閱讀滿文文章了，教材中包括了守株待兔、刻舟求劍等中國的寓言故事和升國旗等校園生活等內容。」

「漢族小孩也學得非常棒」

石君廣的滿語是從奶奶孟淑靜那裡學會的。2006年，三家子滿語小學成立後，他便成為這裡的一位滿語老

師。石君廣說：「孩子們都喜歡學滿語，有趣的是，在學校裡滿語學得好的不一定全是滿族人，有的漢族小孩也學得非常棒。」

今年上二年級的孟宇很喜歡上每周兩次的滿語課，他伏在小凳子上給記者認真地用滿文寫着自己的名字。「村裡懂滿語的爺爺奶奶經常會在課堂上跟我們說說話，就是他們說的滿語挺難的，我還聽不懂！」孟宇羞澀地說。

石君廣希望，能在這些學生中培養出幾個傳承人。



■滿語學校的兩位滿語教師。

300萬件史料 專業翻譯不足50人



■趙阿平教授介紹滿語及滿語文獻。

「滿語口語是研究滿族語言文化的珍貴資料，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，但是卻日趨消亡。」日前，黑龍江大學滿語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趙阿平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說。為了滿語的搶救，她奔走了近30年。

黑龍江大學滿語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於1999年依托黑龍江滿語研究所（1983年成立）組建成立，是國內外唯一專門研究滿一滿古斯語言文化的中心機構。

趙阿平說，「如今能夠做的，就是繼續進行調查研究，並利用編撰詞典、建立數據庫、採用多媒體技術保存聲像資料等手段，

為瀕危滿語保存有科學研究價值的文獻。」

港商捐資助搶救

目前，中國現存的滿文檔案史料有300多萬件（冊），內容涉及政治、歷史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宗教、天文、地理等各個方面。這些滿文檔案史料「浩如煙海」，不過，能夠翻譯這些檔案的人員卻與之不成比例，內地專業者不足50人，如此匱乏的翻譯隊伍所翻譯的滿文檔案，只能是冰山一角。

趙阿平說：「培養滿文檔案翻譯人才是長期而艱辛的過程，需要從業人員不但要精通滿文和漢文，而且還需掌握雙文化乃至相關的多學科知識。」

據悉，2010年香港意得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向該研究中心贊助經費500萬元人民幣，與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、黑龍江大學三方合作，發揮整合優勢開展滿語文化的搶救研究工作。

被時光遺忘的村落



記者手記

午後的三家子村被陽光籠罩着，行至村口，迎面一幅宣傳畫用漢語這樣寫着：「這裡，是一個滿族語言的部落；這裡，是一處滿族文化的遺存。」

「格格不入」的是民居還是人心

三家子村裡的老人說，兒時滿族婚喪嫁娶的習俗早就已經沒有了。當記者問起，那些習俗是什麼的時候，老人们大都搖頭，說着「太遠了，已經不記得了。」遺忘，對於這裡的老人來說幾乎是不可逆的。久遠的記憶在他們的臉上刻下一道印記，卻在他

們的腦海中一點點消失殆盡。村裡的滿族傳統民居「口袋房」早就被水泥房取代。不過，記者在村子裡閒逛時還是「偶遇」了一處。這時，曾在書中看到描述滿族傳統民居的一句老話「口袋房，萬字坑，煙筒座在地上」倏地躍然眼前……屋外呈土黃色，由於年代久遠，牆壁不得不用新泥補過而略顯斑駁。放眼望去，這座滿族傳統民居與周圍清一色的水泥房相比，顯得有些「格格不入」。

可是，在這座已經300多年歷史的滿語村裡，不知「格格不入」的究竟是這些傳統的民居，還是那些被時光裹挾着的人心？



■三家子滿語學校。



■石君廣向記者介紹滿族傳統習俗。



■三家子村的滿族傳統民居。



■小學二年級的孟宇用滿語寫自己的名字。



■滿語學校的小學生利用電腦軟件學習滿語。

傳承人口述手寫資料留後人

「在我們這個小屯，滿族文化可能會像秋風掃落葉一般，很快就消失了。」三家子村的三位滿語傳承人略顯悲觀地對記者說。三位老人是「計」、「孟」、「陶」三姓的代表，今年70歲的計金祿說：「我們這些能夠熟練運用滿語的老人都還在，現在是把滿語傳承下去的關鍵期。」

孟憲孝年輕時，曾當選過三家子村的村長，說起來他算是村裡為數不多的把滿語傳承當做是自己義務的人了。他自己編寫了幾本滿語資料，裡面主要記載着各種滿語詞彙的發音，內容涉及農村生產、生活等多個方面。

「假如把滿語都爛在了肚裡，我一口氣沒了，它們也就跟着我沒了。」孟憲孝咧着嘴笑着說：「我還錄了好幾本滿語磁帶，這些資料以後要留給村裡的孩子們，他們才是滿族語言未來發展的希望。」



■三位滿語傳承人正在欣賞小學生所做的滿語畫報。右為孟憲孝。